

贾敬颜 遗著

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聚考

继祖病後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西兰霍兰德出

0.3
2

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

贾敬颜 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 / 贾敬颜.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ISBN 7-5004-1469-2

I. 东…

II. 贾…

III. ①民族分布-东北地区-古代②历史地理-东北地区

IV. K28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大兴张各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7.7千字 印数: 1—500册 定价: 9.8元

内容提要:

本书汇集已故民族史地专家贾敬颜教授的论著五十篇。作者大量引用汉、蒙古、满文，契丹、女真等历史文献及考古、社会调查资料，专题论述东北地理沿革及民族分布。

序

我的同事、挚友伯颜贾敬颜教授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于今春元月初逝世，距生于1923年，享年六十有六。既四越月，贾夫人孟荣福同志抱遗稿来，嘱我序之。受而粗略展诵一过，深为伯颜的学识渊博所感佩。我虽不文，又长于伯颜十有一岁，然序乃后死者之责，实不忍辞，亦何敢辞也。

遗稿共有五十篇，均属于东北地理沿革与民族分布两方面的论著，都十六、七万言，除大量引用汉、蒙、满文以及契丹、女真文等古今历史文献外，还利用了不少考古发掘和社会历史调查材料。论著中问题巨细不一，篇幅长短各异，行文文白参半：一般均在千数百字左右；长的如《猛安谋克名称中的山和水》、《〈开元〉、〈辽东〉二志所记黑龙江下游诸民族的研究》等篇，逾十六、七万字，最长的如《〈龙飞御天歌〉所记的女真首领》一篇，达十万字以上，征引富赡，考订的当，不妄下断语，阙者存疑，从而构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独到的风格。其中已刊行的约二十篇，占全稿的五分之二，未刊稿有三十篇，占五分之三。

伯颜，河北束鹿人。著名中医贾萝莲老先生之长子。自幼随父来京就读。稍长，知识面渐广，节日赏赐所获，辄以购书。经史而外，涉猎泛及诸子百家，珍异稀见之书，亦间有收藏；而金石骨董，诗词书画，无所不好。为人魁梧，朴实耿直，一望而知有北方学者余风。我之得识伯颜，始于1952年。是年10月，同调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同属东北内蒙研究室，1956年秋又同调入历史系以迄于今，同学习，

同研究，同讨论，历三十有八载。记得最初四、五年间，伯颜与我同攻满族史，所见又约相同。后到历史系，伯颜从著名蒙元史学者翁独健教授专攻蒙元史，长期以来，学有专精，师承有自，专著十余种，成绩斐然，饮誉海内外。但其间，伯颜与我系诸同志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及其《释文汇编·东北卷》的撰述工作，先后二十余年，而伯颜为参加时间最久者之一。故伯颜于东北史地与民族诸问题的研究，固未尝一日为之中辍。《丛考》五十篇之卒底于成，洵非一朝一夕之功，盖由来久矣。

忆伯颜与我相识之初，一见如故，意气相投，过从亦多。时当壮年，体力正健，我虽寓居校外，每逢春节或假日有暇，辄相约骑车入城，逛厂甸，访书肆，一有所得，如获至宝，相顾莞尔而笑，抚摩不欲释手，不复计及平日之节衣缩食也。偶遇佳书而迟疑未买，翌日再往，已为他人夺去，为之后悔者累日。如是者又屡见不一见。

1983年冬，伯颜与我同迁入高知楼，相去咫尺间耳，朝夕过从尤多。伯颜体弱多病，略见虚胖。一日，伯颜笑谓：不知何日一撒手，遑问其它？我勗以体弱多病之身，莫若沧州孙子书（楷第），五十之年即语人以不久于人世，谁知其能享高寿九旬有余？今伯颜不幸而言中，先我而去。其实，以伯颜之才学正值多有创获之秋，苟天多假以年，其成就何可限量哉？言念及此，后死者为逝者序，痛可知也。所庆幸者，遗稿具在，今以付梓。则《丛考》一书之能得传世无疑，或堪告慰我亡友于九泉之下耶？

1990年6月王鍾翰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目 录

- 序王锺翰 (1)
- 前 言 (1)
- 一、《王会篇》所载东北古民族 (2)
- 二、齐桓公伐山戎与濡水之讹 (7)
- 三、乌桓赤山 (9)
- 四、弱水、弱乐水 (12)
- 五、和龙至速末水至难水的里程 (15)
- 六、勿吉驱逐夫余的时间 (19)
- 七、渤海建州 (21)
- 八、塔子城残碑的发现证明该城系辽的秦
州 (25)
- 九、长春州为今洮南县的城四家子古城，而
鸭子河泊为今黄花稍泊 (27)
- 十、鸭子河不专指一水 (30)
- 十一、鸭子河、混同江、鸭河、疎木河、兀刺江、
黑龙江是一条水 (32)
- 十二、洮儿河东汇松花江 (38)
- 十三、牡丹江北通松花、黑龙二江而南达高丽
北境 (41)
- 十四、《辽志》的一段误文 (44)
- 十五、二显州之误书 (47)
- 十六、乾州与乾陵所在 (49)
- 十七、释五国部与五国城 (52)

十八、涅捺失围考	(59)
十九、乌惹张氏	(68)
二十、鳌古德考	(71)
二十一、白霄二部——潢水与居延	(77)
二十二、中京与咸平的回纥城	(80)
二十三、《金史》上京不尽指会宁府	(82)
二十四、三临漪亭	(85)
二十五、天东、天北	(86)
二十六、冷山与冷岩	(88)
二十七、胡里改	(90)
二十八、猛安谋克名称中的山和水	(92)
二十九、古莫州	(121)
三十、麻棘铺	(123)
三十一、梁掇一家之墓地	(124)
三十二、肇州及其相关的几处地理	(126)
三十三、完颜忠墓碑与耶懒路故址	(131)
三十四、兴安岭的古名	(133)
三十五、关于乌只黑水	(140)
三十六、水达达与水达达路	(142)
三十七、东真国与大同年款官印	(153)
三十八、《开元》、《辽东》二志所记黑龙江下游 诸民族的研究	(161)
三十九、《龙飞御天歌》所记的女真首领	(181)
四十、海西与海西女真	(193)
四十一、忽刺温与忽刺温野人	(195)
四十二、《永宁寺碑》题名人考	(198)
四十三、阿哈娄得与成讨温卫	(205)

四十四、武平折连川与蒙古喀喇沁部	(21)
四十五 黑军与喀喇车里克	(214)
四十六、札拉绰罗河考	(222)
四十七、山海关至宁古塔间的道路	(224)
四十八、张缙彦和他的《宁古塔山水记》	(228)
四十九、《东北古官印钩沈》辑补	(236)
五十、鄂伦春之名称	(239)

附 录

关于契丹文《许王墓志》的若干问题……贾敬颜 黄振华

前 言

几年以前因为工作关系与同志们一道接触了东北地理沿革和民族分布两方面的一些问题，时间既久，涉猎既广，便不免有些与前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巨细不一，文章有长有短，字句文白参半，命名曰《丛考》，言其丛脞而已。作为读书札记，如果说有点收获的话，也难免一孔之见，而有些问题，自己毕竟把握不定，现在发表出来，提供对这方面有造诣的同志们作参证，并恳切地征求专家们的指教。

就中第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各考曾刊于《文史》第十二辑（1981年9月），第五、六、十三、二十、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三各考曾刊于《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2期（该年5月），第十九、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各考曾刊于《北方文物》1985年1期（该年2月），第十八考曾刊于《学习与探索》1984年5期（该年9月），余皆首次发表。

一、《王会篇》所载东北古民族

《逸周书·王会篇》为纪念王城竣工，大会诸侯、四方远裔贡方物而作，名为“成周之会”，实则可作为一篇“古民族志”来观察。

(一)“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麇”。孔晁注：“稷慎，肃慎也。贡麇，似鹿。正北，内台北也。”

案：肃慎（古文又作肃春）、稷慎，更曰息慎，以最先来就中原古帝王之“甄陶”而显名于世，远在虞舜之时。至于汉籍记载，则晚至北齐之世（《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五年“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或以为肃慎于汉以后频见于史书，《三国志》并为之立有专传作挹娄（《后汉书》同名传记抄自陈寿书），为一“族”而二名。讲东北民族史或女真史、满族史的人，古今无不如此主张。但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及与后世东北其它民族之历史相对照比较，肃慎与挹娄最少是两种生活方式、两个地区的部落或部族。肃慎人山居，后人言其地望者：（一）境内有不咸山，又曰徒太山，即后世俗称的长白山或长白山；（二）肃慎城遗址在渤海王城西南三十里，而渤海王城乃今黑龙江宁安县的世环镇。麇，古人混称为鹿属或麋属。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谓为麇（驼）鹿，即所谓“堪达汉”。唯此硕大之物，方可制其尾作清谈之具——麇尾。据《三国志》传记，挹娄“滨大海”，“有五谷、牛、马、麻布”，“常穴居”，“好养猪”，“出赤玉、好貂”，时而“乘船寇盗，

邻国患之”。显然与肃慎有异。愚意，挹娄实是隋唐时代的虞娄，辽五国部中的越里笃（参本《丛考》第十七考。已故金静庵先生亦主此说），其生活又与辽金时代的乌的改，元、明、清时代的无者或吾者人、乌德赫人绝相似，以捕鱼为主，而肃慎人以猎兽为主，麀正是他们的猎获物之一。

（二）“秽人前儿。前儿若猕猴立行，声似小儿”。孔注：“秽，韩秽，东夷别种。”

案：秽又作萝、涉、茆，且多与貂相连。韩秽之名，又见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所立的《好太王碑》。古书记秽之地理：南接辰韩（即秦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相当今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南境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滨海之地。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萝君降，置苍海郡”。三年（前126年）春“废”。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更于朝鲜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乐浪郡不而县（今朝鲜安边郡），即建立在故临屯郡的旧址上。不而县实是不耐秽的居住区。

前儿即鲋，又曰人鱼、狗鱼、山椒鱼，今俗称娃儿鱼。以其声似儿啼之故。

（三）“良夷在子。在子鳖身人首，脂在腹，灸之齧则鸣曰在子”。孔注：“良夷，乐浪之夷也。贡奇兽。”

案：古人注疏《尔雅》，从来有乐浪为九夷之一的说法。而扬雄著《方言》，且以乐浪语为汉语的方言之一。孔氏只说在子为“奇兽”，表明其不甚了解；博学者如王应麟，对此亦一无所说。或者谓在子即《说文》的鲋鱼，似鳖无甲，有尾无足，口在腹下；或者谓在子陵鱼也，前说似是。齧，豆叶。

（四）“扬州禺禺”。孔注：“鱼名。”

案：此扬州非指淮海的扬州。禺禺又作鱓鱓、鱓鱓，又作鱓鱓，“皮有文”，或称“鱼皮有毛，黄地黑文”，“貌似虎”，又叫做“鱼牛”或“牛鱼”、“牛头鱼”，辽人春纳钵凿钓此鱼，更曰鲟鳇鱼，俗名大马哈鱼，汉时出乐浪郡东曺县海中。东曺即旧监屯郡的治所（今朝鲜江陵郡），那时候，它在扩大范围的扬州之“域”。

（五）“解隃冠”，孔注：“亦奇鱼也。”

案：《吕氏春秋·恃君览》：“夷秽之乡，大解隃鱼。”大解即大蟹。隃是隃的假借字。隃，羊也。《山海经·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其为人衣鱼食鸥”。郭璞注：“以鱼皮为衣也。鸥，水鸟也，音忧。”郝懿行笺疏：“今东北边有鱼皮岛夷，正以鱼为衣也。其冠以羊鹿皮，戴其角如羊鹿然。”《说文》云，鸥，水鸚也。《文选·吴都赋注》引《苍颉篇》云，鸥大如鸠。这不能不令人忆及今赫哲人与费雅喀人（吉里雅克）的以大马哈鱼之皮制作衣服，以及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所着饰有动物头角之冠帽。

这两段文字，盖言扬州献禺禺而解人贡羊皮冠也。

（六）“发人鹿人。鹿人者，若鹿行走”。孔注：“发亦东夷。迅，疾。”

案：或作“麋者若鹿，鹿若疾走”。发即与肃春齐名的北发。又多与朝鲜并举，皆贡皮毛；又与月氏对称，以为东西两方民族之代表；或者把它置于山戎与息慎之间，表明三者位置的相近。言发人所献之鹿人，则似鹿迅走，此一解也。言其地出迅足鹿，麋亦鹿属，又为麋、为麋、为麋、为麋，此又一解。解麋为麋，恐是。这又不能不令人想起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和他们的交通工具“四不像”即麋鹿来。

（七）“俞人虽马”。孔注：“俞，东北夷。虽马，麋

（音携）如马，一角，不角者曰騏。”（或作：“俞为东北夷。而虽马，舊驾一角，大者曰鱗也。”）

案：俞人即居住渝水之人，而渝水指今大凌河中上游。“舊驾”或本无之，俗本作“騏如马”。“舊”是“騏”之讹，而“驾”为“如马”二字之误，“大”乃“不角”之误，“鱗”、“麟”并“騏”之讹。正确的读法是：騏如马一角，不角者騏。当然这种特殊的马是不存在的。

（八）“青丘，狐九尾”。孔注：“青丘，海东地名。”

案：青丘，古国名，又云山名，上有田，更以为泽名，约当我吉林东南境及朝鲜东北境，地濒海。狐九尾，又曰兽，状如狐而九尾，大约也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奇动物。

（九）“周头焠羝。焠羝者，羊也”。孔注：“周头，亦海东夷。”

案：何秋涛主张周头亦曰周饶，即焦饶国，其国有二，在海东。考焦饶即侏儒，《魏志·东夷传》侏儒国在女王国之南四千余里，当是今日本海中某一岛屿之民，或以为即倭奴。王应麟解羝为牡羊是对的。“焠羝”重文义复，其中一字必系后人所加而羸入正文者。

（十）“黑齿，白鹿白马”。孔注：“黑齿，西远之夷也。贡白鹿、白马。”

案：孔以黑齿为“西远之夷”，与它书异。先秦汉晋人每以黑齿与青丘连举，或以为在东方，或以为东北之国，其人黑齿，其它东南方、南方、西方、西南方亦言有黑齿国或黑齿民，当非一种人。此黑齿在周头后、白民前，“西”字殆误，盖东北方之国也。王应麟引《山海经》，黑齿国在青丘北，为人黑齿。注：齿如漆。《吕氏春秋》禹东至鸟谷青

丘之乡、黑齿之国。《东夷传》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始可至。

(十一)“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孔注：“白民亦东南夷。”

案：《山海经》之《大荒东经》与《海外西经》，均著录白民国；《淮南子·地形训》白民在肃慎氏之次。何秋涛以《魏志·东夷传》与黑齿齐名之裸国，或即白民。“似骐”实是“似狐”之误。乘黄又作訾黄、飞黄，据云“龙翼而马身”。孔氏东南夷之说亦误。

以下叙东越、甄人，于越等等，以与本文无干，故不录。

二、齐桓公伐山戎与濡水之讹

《说苑·辨物篇》：“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溪中十里，阡然而止，瞪然而视；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叹曰：‘事其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表之。从左方渡，至蹀；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

《管子》卷十六记这次北伐，但言有“赞水者”，尹知章注：“赞，佐也，导也”。既不言其人之形貌，更不言水名。《太平寰宇记》引郎蔚之撰《隋诸州图经集》（本传称《州郡图经》），谓卑耳溪在卢龙县，以下便是与《说苑》此篇大同小异的一段文字，也没有水名。卑耳溪既在卢龙县境内，而孤竹又在卢龙县东南，则辽水者，必是濡水之误。“濡”、“辽”声近而讹，然今本《说苑》皆作“辽”，不作“濡”，其舛讹，盖已久矣。

桓公北伐孤竹，参合《管子》它卷记事，知道所伐者，孤竹而外，尚有令支与山戎。卷四说：“桓公北伐令支，下梟之山，斩孤竹，遇山戎。”令支，卷八作冷支，卷二十三作离枝。汉于令支之地设令支县，即今河北卢龙县，今卢龙县西，尚有孤竹城遗址。是令支、孤竹实相近。但令支西至代地以北。同书卷二十四又言：“离枝在代北，强于代。”在古代，是个大部落。

卑耳之溪也叫卑耳之山。《管子》卷十引桓公之语：“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西伐大夏，涉流沙，是否事实，或虽有之而过分张大其辞，这里不去管它。但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过孤竹，伐山戎，却是有的。

桓公伐山戎，本来是应燕公的要求，所以《韩诗外传》卷四说：“齐桓公伐山戎，其道过燕，燕君送之出境。”《史记·燕世家》系其事于鲁庄公十七年，而《管子》谓是鲁桓公四年，清人周廷采校正《外传》（卷四）时，又以为《春秋》庄公二十年冬“齐人伐戎”之事，便是齐桓公伐山戎西道过燕境的一段行程。《国语·齐语》言：齐桓经此战役而南归，于是“滨海诸侯莫不来服”。韦昭注：“山戎，今之鲜卑。二国，山戎之舆也。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在焉。”看来，孤竹以城言（或以国言）也好，令支以部言也好，既为“山戎之舆”，可见也是山戎之类，或是山戎人中南近中原的两个部落。谓鲜卑出于山戎，汉人应劭也是这么说的。

鬼之山，自来无考。